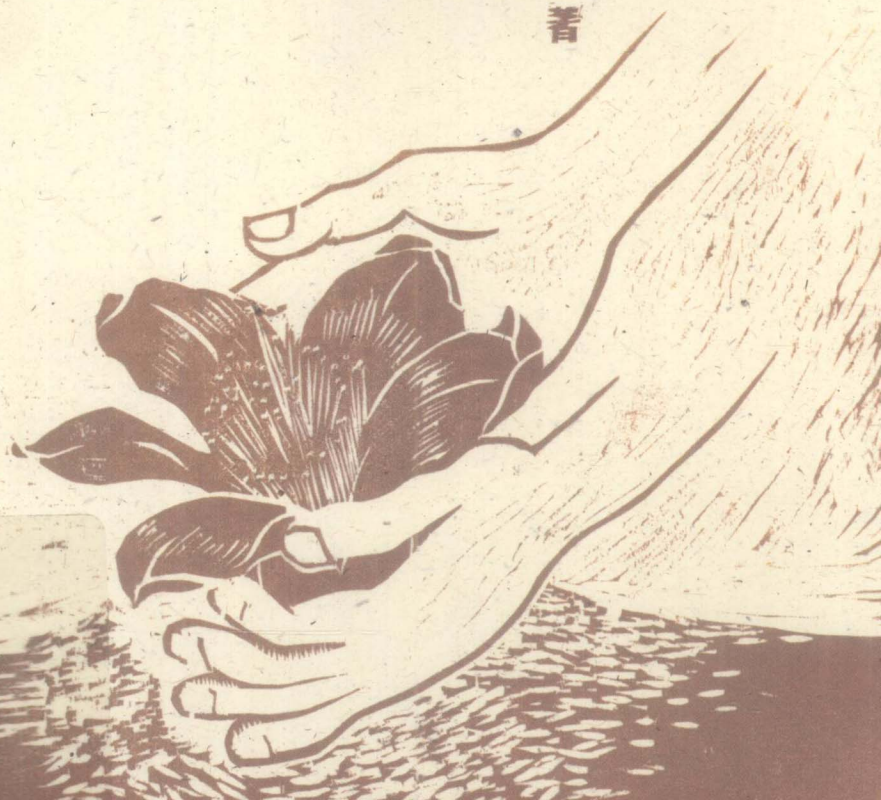


詩話：
詩緣與詩教

葉輝

著



籽實文庫 22

詩話：詩緣與詩教

作者：葉輝

封面、裝幀：花苑

出版及發行：麥穗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紅磡鶴園街 2G 號恆豐工業大廈 1 期 4 字樓 A1 座

電話：2627 1661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新藝工業大廈 6 字樓 G 及 H 座

電話：2558 6229

版次：2008 年 9 月初版

香港印刷・Printed in Hong Kong

©2008 Wheatca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ISBN:978-988-17781-2-3

詩

話

詩

緣

教詩



序：人間詩話

關夢南

一

葉輝寫詩、散文、小說，也寫評論。評論中，又以「詩論」為最大宗。可見他對詩這個文類一向有所偏愛。十多年來，葉輝陸陸續續出了逾十種結集，唯獨不出詩集，他不是沒有好詩，尤其二千年前後，不少作品予人豁然開朗的感覺。也不是量不夠多。不出，也許期待還會寫得更好，期待一個屬於自己的春暖花開的季節。

二

《秋螢》第58期，葉輝編者話寫了〈舒巷城詩的消失美學〉。我是這篇「重寫」文章的第一個讀者。這篇文章引了舒巷城的兩首詩：一篇是〈思古先生〉，另一篇是〈蟬〉。引述之餘，也補充了「戲劇場面」的處境。至於「蟬」也是「禪」的暗讀，我想

也是修改後的講法吧！說舒巷城作品是「現代懷古詩」，一下子把本來並不顯眼的兩首作品，提升到藝術的某一個層次。我本來並不同意。但當文中提到這是一種「七十年代的『消失美學』」時，我又不期然點了我的頭。論述對先行者致敬之餘，還勾勒出時代背後時間流過的背景音響。此所以論詩不能沒有史識。

讀完這篇文章，我又有意翻看了葉輝在1974年3月5日發表在《中國學生周報》第119期的另一篇文章——〈舒巷城詩的三個時期〉。在這一篇少作中，作者除了「史述」舒巷城三個時期的作品特色外，只簡化地只說了「好」與「不好」。相對於他重寫〈舒巷城的消失美學〉一文——從表面詩藝的分析到背後社會文化的解讀，再融入一種文字之外的人情味，是如何的不同！這也許就是葉輝評論，自編《大拇指》詩頁以還，逐漸圓熟、入世的一個重要發展。有讀葉輝詩論的人，大概都認同我的一個講法——他很多時解讀得比原作更闊更透。讀他的詩話，往往有一種深得我心的感覺。

三

王國維《人間詩話》之所以令人拍案叫好，是他對詞提出了三境界之說。而境界又無分大小，為後來欣賞文學，不止於詩詞，拉出了一個闊銀幕。葉輝對詩歌的論述，也每多發見。如說〈詩可以群〉。「群」在「圍爐取暖」的基調上，葉輝說還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詩不畏群；第二層意

思是詩要為人而寫，要有共鳴，要有群眾基礎。關於這一個「群」字，他還講了一個利物浦詩人帕頓（Brian Patten）創作的童話——《我們的愚猴與dreamer》，以作延伸閱讀：「寒夜裡，一群猴子不想凍死，便嚷着要學人類生火取暖，一隻猴子說牠見過人類如何取火——猴群便依牠所說，四出找來一堆螢火蟲，圍着一起吹氣……可是一頭聰明的猴子明知那是徒勞，不願做傻事，便獨坐在遠遠一角，在日出前活活凍死了；圍着螢火蟲的猴群卻安然渡過了寒夜，因為牠們心裡有些什麼，是聰明的猴子所沒有的。」「群」原來不是夜行人吹口哨、互相壯膽，而是共同相信一個「有」，共同創造一個「有」。香港文學也許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此外，葉輝在詩話中還寫了《詩的3》、《詩的兩種力量》、《詩的三種聲音》等等。每一種講法，都是一種高濃縮的「藝」說。踏入21世紀，香港詩賦體大盛，葉輝比較早留意到這一種現象，可惜到現在，他還沒有時間整理思考，作一宏觀的論述。但在評論鍾國強《房子的故事》與我的某些作品中，還是明顯地突出了這一點。「賦」的完善，還必須借助「比、興」，他說。

四

葉輝詩話在擴闊詩歌的可能性方面，不斷作出新的嘗試。他不會隨便批評作品，總是透過思考，等找到一個新鮮的切入點才落筆。此所以有些人找他寫序，他「有拖無欠」的一個內在原因。為書作

序，每多得獎，我戲稱他為「序王」。想不到酒後私語，一時傳為江湖美談。評論很多時摸錯門牌，對號入座的也不少，葉輝揸評論車卻很少交通失事。原因大概是對焦很準：比如談羅貴祥的作品，他用了「後殖民處境性別詩」的鏡頭；談洛楓〈飛天棺材〉則用捷克小說家克里瑪（Kvan Klima）早年小說主題——「愛與死」去解讀，還有「鏡觀自我」的焦慮；至於飲江呢，令人感覺趣味的是「詞語的戲劇」……切入點無疑是一條打開詩歌房間的鑰匙，葉輝腰間牽掛的鑰匙很多，只要大家讀過《詩潮》及《秋螢》的「編者話」，就知道他用過多少鑰匙又拋棄過多少鑰匙。這些短短的詩話是本書卷二的主要構成部分，可讀性甚高，我甚至認為那是詩話之正宗——只講一點，不及其餘。部分我曾選作散文的教材，如〈薩皮安提亞〉與〈瞧，他們的21 games在飛翔〉。最新的一篇詩話——〈詩人在風景裡〉（見《秋螢》57期編者話），我也讀得入神，那一個詩人，彷彿就是作者的第二身。詩話散文化，葉輝優而為之。

五

此書分三卷，卷一固然寫得好，談我的兩篇（〈晚景涼天月華圓——與關夢南的腿子對話〉）尤其解得傳神，我讀出了一種文字南音的味道。葉輝說他有「淚膜」，我又何嘗不是？解說，就看〈房子的故事〉與〈夢境和詞語：距離的組織——序葉英傑詩集《電話下的自由》〉兩篇，便知道何謂「意解」。直解易，意解難。造字為什麼有「會意」？無，難以周全。評詩亦然。雖然如此，個人仍然偏愛卷二的

「短打」。偏愛，自然有私人的理由，因為我是詩話半文章的第一個讀者——那種第一手閱讀的經驗，恍如看試片的雀躍；另一個理由我是着眼於文體——詩話的建立。「詩話」不是新生的事物，但傳統詩話跡近「印象派」與「感覺派」，對欣賞不利。如何在幾百字中，清晰地表達出一種閱讀經驗，藝術評價，與人文關懷呢。那不但是技術的問題，還要有內化的中西詩學。如果詩話發展得好，無疑為詩人與讀者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卷二的詩話，無疑啟其端，個人對這種文體頗有期望。

六

始於藝終及於人。及人，才可以與時間共生共長，也是本書的神髓及詩話身體的軟組織。故序之曰「人間詩話」。

目錄

序：人間詩話	關夢南	3
--------	-----	---

卷一

房子的故事	13
詩的群己權界與戲劇化處境——讀《關夢南詩集》	22
晚景涼天月華圓——話說關夢南和他的腿子	27
後升降機時代的城市——讀羅貴祥的後殖民處境性別詩	31
燈影·音樂·夜未央——「陳滅詩會」導讀	37
愛情和垃圾·邊界和有效日期——「洛楓詩會」導讀	44
「鏡觀自我」的焦慮——洛楓六首新作的一種讀法	53
詞語和戲劇——讀飲江詩五首	57
這個晚上，與劉芷韻一起詩意地安居	61
夢境和詞語：距離的組織——序葉英傑詩集《電話下的自由》	65
「就框住一塊看不見的光」——序雨希詩集《生病了》	73
白粥的政治，米飯的滋味——讀梁秉鈞《蔬菜的政治》	84
舒巷城詩的三個時期	89
舒巷城詩的消失美學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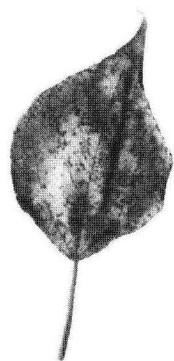
卷二

「薩皮安提亞」	103
詩緣與詩教	106
詩的端倪	108
詩與疾病	110

詩與兼容	113
瞧，他們的21 grams在飛翔	116
很易和很難	118
詩的3	120
詩獎，好詩，詩畫錄	122
暗場，險著，荒謬劇	124
詩的兩種力量	126
自己的樹，假借的詩	128
我們的愚猴與 dreamer	130
心有便近，何遠之有？	132
詩的三種聲音	134
快樂的理由	136
53與自由聯想	138
甜牙齒與慾望	140
加法和減法	142
詩的交響曲	145
Lost in Translation	148
鼠咬天開：新銳的聲音	153
談談地鐵詩	158
詩與奇蹟——第九屆文學雙年獎新詩組總評	161
生命書寫與技術鋪陳	165
評三首得獎新詩（之一）	168
評三首得獎新詩（之二）	170
《詩網絡》第2屆詩獎中學組總評	173
詩可以群	175
容納不同的聲音	177
來自四方八面的個體作業	179
不僅僅是詩	181

卷三

詩與食物	185
廢名的「宇宙」	194
1958年的鄭愁予	202
敏感的意象 歌謠的節奏——簡介顧城新作	204
北島詩的「網」和「網狀組織」	210
多多的「形聲」實驗	219
詩與民主——讀袁可嘉的《論新詩現代化》	224
《神曲》之旅——試繪一幅簡易導遊圖	232
孩子哭喊，震駭了每一座變黑的教堂——閱讀布萊克簡記	235
死亡和集體運輸	246
讀一點點溫	249
蘇菲與艾米莉	255
一個詩人，四個或五個帕斯	259
閱讀帕斯	263
威廉斯的詩：要事物，不要觀念	268
不怎麼激昂的阿倫金斯堡	273
詩人在風景裡	277
想起格拉斯	283
詩人的第二自我	286
記一次詩緣	288
語言和物象的解拆與編織——關於智利女詩人維簡娜	291
我為什麼要譯保羅法爾尼	294
後記：從「詩緣」到「詩教」	299



卷
一

房子的故事

1.

……那是在拉普藍奇街上一幢被稱為個人宿舍公寓的六樓。通過後院，登上狹窄的樓梯，行經一條狹長昏暗的通道就可以到達他的房間。在這條通道上有二十四間小房間，一扇扇灰色的房門都編上了號碼，盡頭的二十四號就是約拿丹的房間……他想要的是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落腳處，在生活中遇到不快的突發事件時能保護他，而且沒有人能把他趕走的住所。當他首次踏入二十四號房時，他立刻曉悟：就是這裡！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我決定要在這裡安頓下來……」

這片段摘錄自徐四金（Patrick Suskind）的小說《鴿子》。這裡要談的，當然不是小說，只是從鍾國強一首題為〈房子〉的詩聯想到約拿丹先生的房子。約拿丹先生是個有點經歷的中年人，在找到安身之所之前或寄人籬下，或顛沛流離，從過軍然後結過婚，可妻子卻跟人私奔了，說來不免略覺滄桑，此所以他在一個只有三米四長、二米二寬的陋室安頓下來就感到很踏實了。

可是在房子安頓下來儘管只是一樁卑微的事情，卻顯然不是毫無條件的。房子也許因超載了這樣或那樣的夢想，本質有如蛋

殼那麼脆弱易碎：它總不能徹底跟蛋殼外面的世界隔絕、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外事外物或從門窗鑽滲進去，或攔阻着回到房子的通道，那怕是一隻約拿丹先生偶遇的鴿子，也極可能在人和房子之間無端製造了一陣子小風波。

鍾國強早些時在紫羅蘭書店朗誦他在《秋螢》復活號發表的〈房子〉，他說讀了兩首關於房子的詩——鄧小樺的〈與房子相處〉和唐容的〈我們的房子〉——才觸發了寫此詩的構想，鄧和唐的房子詩是第二屆大學文學獎詩組的冠、亞軍作品，而鍾是詩組評判之一，三首房子詩原來有這麼一個故事，或已貫串了「後喻」或「並喻」的因緣，當中要是有些什麼意義，諒已超逾比賽的層次了。

2.

鍾國強的〈房子〉寄到我的電子郵箱，我讀第一次就很喜歡了，傳給關夢南，我們在電話中談起這首詩，都說可能是「復活號」最好的一首詩。這「房子」是歷時的，詩中出現了三代人，由父親到「我」再到「我」的兒女，略帶家族簡史的況味；這「房子」是眾數的，由一間房子到另一間再到另一間，漸積漸厚的記憶，貌似房子的流水帳；這「房子」是思辯的，游離於「是我的」／「不是我的」種種遲疑或猶豫，貫串起來，約略像約拿丹先生那樣有點經歷，約略有點「雖在堪驚」。

詩中最初的房子「不是我的，是我父親的」：「雖然磚塊我有份製造／將水注入水泥混和沙和碎石／再倒進長一呎寬六吋的矩形木框裡／舂實，壓平，慢慢移去木框／便是一個堅實的存在」，這是「我父親」領導家人建造的房子，結實而高瞻遠矚，「升起十三呎半的高度，可以望遠／可以栽種玫瑰，延續新年過後的橘子／可以開四方的口，將風景納入牆壁／並沿樓梯一直滑

下，停在地下一角的影子裡」，它是多麼實在，要是漂泊大半生的約拿丹先生路過，大概會抬頭暗叫：這房子真好！

「我」成長了，離開老家，過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房子，「我」知道「房子不是我的，是包租顧生顧太的」，而且有很多限制：「不可以喧鬧，不可以有子女／不可以舉炊，不可以燒水之外／燒其他什麼。洗澡時用小小的面盆／把水潑上來，把濺在浴缸外的水抹得／一點痕跡也沒有。不可以夜歸／防盜鏈扣上，要勞煩顧生繫上睡褲出來／開門。」這是從別人的房子分租出來的房間，它很細小，細小得「不可以把窗擴闊，對面／重建成一幢彪形大廈，／把影子蓋滿我全身」，但不要緊，約拿丹先生大概會這樣說：我的房子起初也是租來的。

然後是一間稍大的小房子，大概也是租來的：「房子是我的，我把左手伸向一面牆／伸盡的右手中指便得暫時離開／另一面牆，約莫三吋光景。我放下百葉簾／把平日可以握手的鄰居排在外面。燃起煤氣／把魚腥肉臊連同廢氣盡情釋放／往外面想像裡遼闊得把握不住的空間／我一腳踏在客廳也是飯廳的柚木地板上一腳／踏在廚房暗紅色的方塊磁磚上，感到踏實／感到電冰箱源源滲出的冷藏味道／在它投在地上漸漸膨脹的影子裡」。對了，約拿丹先生的房子也只有三米四長、二米二寬，可他還是生活得挺踏實。

有那麼一天，「我」向銀行貸款買了自己的房子，做了按揭，分期還款：「房子是我的，在銀行誇飾的信箋／和地產代理頻繁更換的廣告之間／我感到房子的實在，就像蝸牛感到殼／敲下去有金屬的聲音。我慢慢走着／抬頭向前望去，感到金屬愈來愈輕／愈來愈輕，慢慢，向着膨脹的天空飄升」：是的，漸漸感到不大實在，這房子分明「不是我的，是銀行的」：「我可以在屋裡多走幾步／好把想不透的事情想得透徹／可以望向遠方的